

康巴

甘南日报
ཐོག་མཐུག་གི་རྩོམ་སྒྲིག་པའི་ལས་ཁུངས་

2014年12月13日
农历甲午年十月廿二

星期六

社长:阿连 值班副总编辑:周华



第605期 总第11343号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18 报刊代号 61-66

康巴传媒网: http://www.kbcmw.com

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传承文化

立足甘孜·放眼世界·创建未来

讲述·川藏茶马古道新说

天南地北康巴人·大型主题策划

市场经济的鹰在公路上追赶时髦

■ 达真文学创作工作室

今年,笔者随“纪念川藏公路通车60周年川藏线纪行”的十几家央媒和中国作协组织的采风团五十余人组成的队伍,行程三千余公里,沿川藏公路进行了历时十三天的采访。

川藏公路边长大的笔者曾记得,儿时数数过往的军车是一大乐事,它长蛇般滚来,打破了县城死水般地沉寂,像过年,而车过后留下的是凄清的沉寂,挂在蓝天上的白云默不作声,更增加了这种氛围,让人等待下一车队的到来,期盼车队的鸣笛和隆隆的马达声。

如今,当视觉和听觉早已麻木于“长蛇”堵塞时,更为庞大的车辆群穿梭在川藏公路上,军车的数量不过是浩浩荡荡中的一小支,让笔者极为吃惊的是沿途亟待保护的文化像被泥石流冲击过后迅速消失;逐渐兴起的集镇上一家接着一家的餐饮娱乐、住宿商场代替了往日的冷清,市场经济强劲的物欲之风以锐不可挡之势刮进了这片慢节奏的地域,往日的味道,比如马帮身上的汗味、酒味和烟草味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人们的目光、动作、气息仿佛受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被压成同一模子浇筑出来的“塑料”人,带给人们生活在不同时空中的感觉逐渐消失。感触之一,是采风团行进在波密以森林和雪山为背景的公路上时,同车的一位来自《中国妇女报》的记者偶然间说出的一句话:“扎木的雪山森林太美了,看到如此景色,傻瓜才去瑞士旅游呢,阿尔卑斯山与之相比只不过是一个盆景而已。”一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井底盲视”被他的提醒豁然开朗。但细细琢磨,仍然认为开发的节奏别太快,不然会像毁掉凤凰古城一样又毁掉扎木了,吾国吃够了开发和规划不同步的苦头。感触之二,是采风团的行进在通麦泥石流塌方群处时,13公里的险境让80、90后的同仁们发出了惊讶的叫声,这当然不怪他们,因为这是他们有生以来可能经历过的最惊心动魄的场景。然而,险峻的13公里对于一位有30年车龄的老兵而言,那是通途坦途了,他们所经历的悬崖险道、沟壑泥泞、冰雪路障、搓板毛路都是一道道的鬼门关,这些近乎于死里逃生的动人故事,只有中国军人在全世界最奇、最难、最险公路上写下过最为悲壮的绝唱。但这些故事稍无历史纵深感,很可能就写成一篇篇表扬稿,以至于达到“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的效果。因此笔者在小说里,专门描写过马帮在芒康路遇暴雪杀马求生的一段,以之纪念马帮的生存艰辛。

从这里,走进康巴。

02 文化

康巴风情

03 文学

那个去高原的人
藏汉语的创造者

04 生活

我在玛吉阿米看见



他在藏文书法里书写梦想与心声



嘎多近照。

本报记者 唐闻文/图

其它可以当纸使用的东西上将其记录下来。许多年后,嘎多谈起少年时这一段苦学的时光,很是怀念,他说如果没有这段抄写经文的经历,如果没有舅舅严加管束,或许自己的人生将是另一番光景,自己或许至今仍在牧场上放牛。嘎多说藏文书法为自己打开了一扇门,因为这扇门,他走出阿日扎去更大的天地施展拳脚。

14岁那一年,嘎多在石渠跟随一所寺院的堪布学习藏文书法。满了16岁,因为藏文底子好,嘎多去了四川省藏校,当时学校的校址在德格的竹庆,在学校里授课的老师都是康区的高僧大德。嘎多去那里深造的时候,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住在帐篷里。

在竹庆,嘎多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求学时光。

白天早起床背诵老师规定的篇目,夜晚在烛光或者月光下读书。学校没有纸,嘎多和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在长方形的木板上涂上墨水,墨水干后再撒上牛粪灰,然后抹上酥油,用竹子削好的硬笔开始书写,练习书法。

在省藏校,嘎多在德格八邦寺堪布洛曲老师的指导下进一步学习藏文传统书法,对传统藏文书法的理解和领悟比之过去又更进了一步,其书法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

在竹庆,只要嘎多愿意,他随时可以到老师那里请教,有时老师甚至会把学生留下来吃饭,边吃边聊。如果学生考试未能通过,有的老师还会悄悄流泪,为学生难过。

嘎多忘不了同学间刻苦求学的情谊,忘不了师生之间那份深情,亦师亦友的氛围让嘎多至今仍然感念不已。对嘎多而言,他在省藏校学到的一切让自己一生受用,尤其是对传统藏文书法的修习,更是受益匪浅。

嘎多说,如今每每提笔书写,记忆中那些难忘的画面便随着笔墨在纸间流转。对嘎多而言,书写藏文书法时,自己仿佛回到了过去那美好的时光,似乎又沐浴在早年求学的气氛之中。

嘎多,说传承藏文书法是他的责任,他想把这种美好的感觉一直写下去,把自己生命中那些美好鲜活的情感写下去,融在藏文书法的每一个音符中。

嘎多试图在藏文书法中找到自己的心声,试图在传承了千年,早已形成了一套固定套路和规范以及审美心理的书法艺术中,凿出一眼

活水,但寻找泉眼的历程是艰难的。

从省藏校毕业后,嘎多被分配到了甘孜日报社负责校对工作,工作与书法无关,但工作之余嘎多仍坚持练习藏文书法。两年后,嘎多前往成都,参与《中华大藏经》的校对工作,比较不同版本,并将其记录下来。

在成都,嘎多接触到了汉文书法作品,在送仙桥的古玩市场,他看到了很多漂亮的汉字。而一次偶遇让嘎多萌生了创新藏文书法的想法。

炉霍县几个商人举办了一个慈善会,需要藏、汉书法作品,在那次慈善会上,嘎多认识了书画家邱笑秋老先生,并应邀前往老先生在龙泉驿的家中,和老人一起喝酒聊天,向老人学习、求教汉文书法作品。

这次拜访让嘎多深深感受到了汉文书法作品行云流水般的美感,他意识到书法作品本身的美也是一种境界。当嘎多带着比较的眼光回头再看传统藏文书法的时候,他发现传统的藏文书法被两种传统的心理笼罩着,一种是膜拜的心理,在很多藏人眼中,被高僧大德加持过的藏文字具有法力,能庇佑众生,被视为供奉的对象。另一种是实用的心理,人们期盼抄写经文能给自己带来福报。

嘎多意识到传统的藏文书法尚未完全从宗教和世俗的心理中挣脱出来,追求自己的造型、结构等方面的美感,他意识到这是一片新天地。

嘎多试着从汉文书法中借鉴,从而寻求藏文书法的创新。

但自己汉文底子不足,受了限制,学写汉文书法难度比较大。嘎多便从用墨、用纸、造型上借鉴、学习。每天,嘎多要在头脑中设计多种藏文造型,这些造型不能破坏字义,要让人一看便知其义,又要谋求独特的美感。

不断失败不断尝试,渐渐地,一个个字体圆润,笔锋柔和,注重造型的藏文字在嘎多的笔下诞生了。嘎多的探索初见成效。

在嘎多探求藏文书法创新的同时,自己的工作并不稳定,并几经更换,最终工作地点从康定搬到了成都。在几个画院做了几年工后,嘎多索性自己开始办画院,经营礼品唐卡。

对嘎多而言,这种选择有些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他一直酷爱藏文书法,但靠书写藏文书法作品无法维持生存,嘎多和他的藏文书法不得不像漂泊的船,在这个码头停泊又在下一个码头靠岸。现在,嘎多通过经营礼品唐卡的收入来维持其书法创作。

在嘎多的工作室,记者看到了嘎多的“镇室之宝”:两封上万元的印泥,各种书写用的排笔、毛笔、书写用的宣纸,一打宣纸要上百元、一台书法装裱机6000元。

书法成本之高超出记者的想象,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截止到现在,10年间嘎多创作的书法作品只卖出了100多幅,平均下来每幅不到1000元,要靠书法作品维持生存太难了。

但10年来,嘎多仍然乐此不疲地写着,累了他就坐在工作室喝一口茶,然后继续他的藏文书法创新之梦。努力有了回报,嘎多的创新渐渐有了收获。

在2014年的国际非遗节上,嘎多的书法作品大受欢迎,法国文化部的一位负责人给嘎多留下了联系方式,她希望嘎多和他的藏文书法作品能赴法国交流。2014年7月,嘎多受到邀请,携自己的书法作品前往广州参展,并在广交会上大放异彩。

7月底,记者再次拨通嘎多的电话,电话那端传来嘎多平静的声音,他说广州之行还可以,他准备继续努力,在造型美和字型上再下功夫,让更多的人看到藏文的美感。

放下电话,记者想起了嘎多工作室的那套茶具。那是一套汉式茶具,古色古香,嘎多在汉式茶具上放着藏茶,每天,写字写累了,他就从古色古香的茶具上端起一杯藏茶细品起来。工作室外是安静的小区,小区外便是繁华热闹的成都。

在成都,在人来人往的都市,一个叫嘎多的康巴人继续着他的梦想和笔意人生。



嘎多藏文书法。



2014 见证甘孜

《集邮闲话》12月初出版

本报讯(潘利康)由州集邮协会编辑、州集邮协会荣誉会员黎世忠编写的《集邮闲话》,已于12月初出版。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士、中华全国集邮联第四届学术委员、湖南省集邮协会副会长黎泽重为《集邮闲话》作序,省集邮协会副会长、省集邮协会学术委员会主任萧庆元为《集邮闲话》题写了书名。该书为大32开,内容分“第一辑、康巴邮史”、“第二辑、陋室品邮”、“第三辑、沙龙论邮”三个章节和附录;该书还精选了黎世忠先生在各级报刊发表的部分邮文和获奖邮集。

黎世忠从小就喜爱集邮,1981年参加了四川省集邮协会筹备活动。1982年参加了四川省集邮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理事。回到康定后联络组织筹建康定集邮协会,系甘孜州集邮学会发起人;还联系康定地区的邮友成立了全国少数民族集邮联谊会康定分会。曾担任全国少数民族集邮联谊会二、三届理事,四川省生肖集邮研究会副会长,甘孜州集邮协会常务理事,《蜀西邮苑》主编。